

佳作

作品：邊緣，人在

得獎者：

潘如玲

潘如玲，一九六七年生，台灣水底寮生，屏東萬金村子弟，台中文華高中師。人間目前可辨識的身分有：學習者、記錄者、分享者、遊戲者等。曾獲《中央日報》小說獎、時報廣告金文案、時報散文首獎、講義Power教師、希望地圖導遊。一九九六年因《越讀者》書，重新看見閱讀能量，啟動奇妙的實證之旅。

得獎感言

實說：創作這篇文章時，起念不是文章，它是來說一個承認的！

說當了二十多年老師的我，身體還真是有夠累，但心底愈來愈承認教育有希望；承認看見守在台灣第一線的沒沒師者們，有著安靜而巨大的驚人力量——若經察覺，何須教改！

謝謝教育界裡，各式的前行與同行，你們讓我看見：邊緣，總有人，喊在就給力。

謝謝引我入教育園地的父親——潘明富老師。

謝謝《自由時報》，借來一角，粗記這個認！



邊緣，人在

水底寮村有個空仔，阿嬤說他是瘋子。

阿嬤說她每次來台北城，看著都市郎，也會一時來想起空仔。

「你看……」下班時刻，人行颯颯，半盲的阿嬤怕走失，握緊我的手，眯眼看四周，說：「共款！只是一個水噹噹；一個褲底破一空……攏佇彼自講自話。」

一、中心

小時候住的水底寮村，是台灣最南邊，屏東縣枋寮鄉裡的小村。阿公的文具店開村中心最繁華的三角仔。文具店不只賣文具，還肩負著一些其他的任務。

筆墨紙硯定當有，齊齊擺門口左方顯眼玻璃櫃內；髮夾胸花得備著，太太小姐時不時來問新貨。當年流行的乸仔標一大落；鮮豔欲滴的柑仔糖一大桶。兩、三件豔紅毯子放櫃上，熟客來，阿嬤招呼，誇毯子好。人客說知影，欲買做嫁妝。說頂擺吃喜桌，主家就掛壁上，紅又大方，一張一張禮金真澎湃，用大頭針滿滿別上頭，足有面子。

毛毯利潤不高，是寄賣的。阿嬤說莫要緊，替人辦嫁妝是功德。

不只毛毯，店口右方木櫃上的童書也是寄賣的：《七俠五義》、《白雪公主》、《穆桂英》……書裡人都一個樣：白雪公主穿了戰袍就成穆桂英；廖添丁裝個鬍子也就是關雲長。我一直以為這些主角都同時代、同國家，像水底寮村裡，大家熟。隔壁阿婆的孫子老往店裡寄放，整天和我坐地上看書。阿公怕書舊了，難賣。阿嬤說莫要緊，讀冊好！讀冊出人。

文具店隔壁是三叔公的簪仔店，責任更大。南北雜貨、東西什碎；紅豆綠豆白米黑糖、彈珠汽水米酒頭仔……附近庄頭都靠它。

再一小段，進菜市場。入口是賣黑糖糕的阿桑，再過去是賣紅龜粿的阿伯，再進，才是豬羊雞鴨魚肉攤。

文具店到市場這條路，我四界趟，從不怕迷。
空仔也是。

二、空仔

後來，讀到「邊緣人」。

書上說這類人分兩種：有人鬱鬱；有人傲然，共同處是都在團體邊緣站。

空仔是哪一種？

他四季都穿黑厚大衣，垢汙滿身。不理人，人不理他。若停黑糖糕阿桑前，被趕；停紅龜粿阿伯

前，也被趕，說他影響生意。

簕仔店的三叔公不趕。

生意太好，出入驚人：工人扛貨、商家辦料、客人零買……討價還價，黑鴉鴉還鬧哄哄，誰能理他？憨憨的三嬸婆人好，店口大麻袋抓一把白冬瓜糖條、黑方糖塊，叫他「去彼邊呷」。

文具店的阿公也不趕。

不是不趕，是根本沒看見。受日本教育的阿公元氣真足，若不起身招呼客人，定然埋首帳簿。不知哪來那麼多帳要記，這簿換那本，蠅頭小楷寫不停。

阿公的字是真的好！過年過節寫對聯，生子升遷紅白帖……方圓幾里都找他。

阿公會拿中學時，日本先生賞的字典給我看。說足感念！先生不僅教讀寫、還講天地理。來閑坐開講的伯公說阿公秀逗：「咱受人統治，啥物好思念？」阿公說：「話不是按呢講！有恩，就有恩！統治不統治，啥物關係？」

講著講著，阿公問我：「你有佩刀無？」

那年我剛分發去教書，是孫子輩裡第一個當老師的。多年來跟池府千歲王爺公許願，希望我當老師的阿嬤好歡喜！要我記下王爺恩，好好去教冊，莫讓囡仔像空仔，瘋一輩子。

阿公說阿嬤黑白操煩。做先生，教冊是本分，哪需吩咐？重要的是……阿公鄭重問：「汝有佩刀無？」

佩刀？幹嘛？

阿公說日本先生真威風！騎大馬、佩長刀！囡仔乖、像老鼠。

「做老師沒帶刀，如何管教？敢有威嚴？」阿公說得眉頭皺；我聽得放聲笑。

我跟阿公說這年頭無人騎白馬、帶把刀。阿嬤說阿公頭殼歹，教囡仔哪需要刀，囡仔不是豬狗牛！好好講便是，囡仔哪有生落來，就歹耶？攏嘛係大人帶歹去。

我喜歡阿嬤。

讀再多教育理論，只讀入阿嬤的話——攏嘛係大人帶歹去。

三、邊緣

或許，我是邊緣人。

二十多年教書路，走著走著，走到升學邊上了。

中心是什麼？

我走，也帶孩子過。

中心處，鎂光燈閃，如晝。爭相報導：這校滿分醫科榜單多少人；那人如狼似虎說成功必殺技。讓孩子更優的傳說，狼煙四起；成功者的微笑奪目，燦然不墜。

而「悚然」都不足以形容。

當我從燦然移開，望四周看去時，那半黑半灰裡，進不到主流的孩子，惘惘行走的身影，實在太像空仔。

我對惘惘的身影都好奇：孩子的、空仔的……「哪會變做這款？」我問阿嬤。

阿嬤說空仔是有錢人子。不知真假？說是原來巧巧，但一心要尋師，學飛簷走壁。家人不肯。他弄雙鞋來扛，那鞋重如石，步步難行。我見過野狗吠他，他走不快，狼狽揮趕。

空仔說如此練去，輕功必得。

功有無練得？無人知。空仔瘋了！大家倒有看見。

「可憐……」阿嬤說好好人，煞來變這款。

「可憐……」我跟阿嬤說，讀冊囡仔也有這款故事。

多少孩子曾起念，又多少孩子自斷念。起落之間，是大人好心指點明路，諄諄善導的言語；是孩子乾脆放手不管，隨人安排的安靜——只是當大人言語多了點私心，那孩子安靜就少了分安然。

然後，漠然升起。

我試著要讀那些眉目裡的漠然：念究竟出何地？意又欲行何方？

這一看！好遠！

而且，久看遠、老花眼。近看考題、細數排名，老跳行。

孩子說莫要緊，自己看得到！

自己看，就得到！是這樣嗎？看得什麼呢？

看得嘖嘖喳喳，神煩氣躁的女孩，心底怎蹲個嫌東怨西的娘？難怪她煩躁！除非能把心清理，還得請娘回她自身裡。否則就算嘴能閉，心若壅塞，煩躁往哪裡去？

看得靡靡欲睡的男孩，肩上怎老扛個喝了酒就燒炭的爹？難怪得閉眼，要擋那炭熱啊！除非能引他見，擋的是自己路。否則，叫醒他，也讀點書，那眼即便睜著，心還是睡著。前路一片，糊！

看得講台上的我，怎老往台下坐去？支著頭，還傻著聽自己講？那個我正說什麼呢？她說：「這課考這個。」又緊著說：「但真說的是那個。」她說：「這裡晦暗。」再趕著補：「但細看，那裡透著光。」

她自說自聽。有時聽得心專，身子刷地散形；說到心喜，呼吸出入單一：一呼一吸、一說一聽，心開、再開……講錯也不緊張，反歡喜，和標準答案講錯時不一樣，只想下回，快跟孩子說發現。說上回的什麼什麼，應該是什麼什麼。

不一樣的還有：孩子聽這些時，竟有安然。

好奇的我往更邊邊站去……那邊上雖暗，光竟然還有一點。藉著那光，看進灰黑裡啊！居然不只惘惘身形，還有提燈人定定在行？！一些天力行者般的教育前輩們，早離了中心、還行過邊緣、火炬持著、要往暗處再暗處，探底去引人了。

我承認力弱；卻知心在起。

沒打算離開；也不想往中心去。

邊緣上站立，勇氣其實匱乏；但有些微。

「攏嘛係大人帶歹去！」一句，鐘鼓提念。

「囡仔哪有生落來，就歹？」一句，盤繞在心。

還記得有一次，幫阿嬤買冰給空仔。

那天，大熱。空仔裹著大衣，蜷在對面枝仔冰店旁電線桿下。竹椅裡，阿公正睏中晝，蟬聲寂寂，電扇無奈，轉頭吵人，怎麼吹也不涼。帶著我顧店的阿嬤說：「去買冰。」說一枝給我，一枝給空仔。還沒睡熟的阿公聽到了，輕斥一句：「討債。」阿嬤不理阿公，說賺山賺海，不欠這一角兩角！

阿嬤阿公都勤儉。但阿母早死，十八歲就嫁人，常得偷攢食物，餵養娘家幼弱弟妹的阿嬤，比阿公更知貧窮的難堪。教書前，阿嬤還教我：「若有人無錢讀冊，你偷偷叫伊來問，要細膩，莫傷囡仔心。」「若真正可憐，你來佮阿嬤講，我有藏私奇錢，咱做多少、是多少。」小學都沒念的阿嬤說得好得意。

那天，穿阿嬤用剩布做的鬆垮垮雞籠衫的我，拖鞋趿著，趴搭趴搭過馬路去買冰。阿嬤在路那頭看我，空仔在路這邊看我。我走去、給他，他接去、吃了。我捨不得吃，跑過馬路，大聲喚：「阿嬤來呷冰喔！」

喜歡和學生閒聊的我，偶爾會聊起這個幫阿嬤買冰，自己也得冰吃的快樂記憶！摸不清教育要變到哪去的我，倒是牢記著阿嬤說「做多少、是多少」時的神情。

四、人在

也或許，我們都是邊緣人。

空仔是村子的邊緣人。

空仔邊走路、邊講話。指天指地，彷彿與天能通。說到怒起，三字經來；說到樂處，倒地狂笑。有時一指書空，或圓或方；有時指在掌中，畫字畫圖。彷彿四界天訊齊來，不及收……人說這瘋子。

城市裡戴耳機講手機的人，阿嬤說真像空仔。

都市人邊走路、邊講話。錯身時，四目也交接，笑意滿臉堆。但眼裡的笑、嘴裡的話，才不予眼前的人，都給去看不見的手機彼端。都市人不怒也不喜，雖對面而坐，但各自俯首。No各持，食指各滑。有時指移疾疾如律令，原來千百簡訊正來，不及收……人說這潮流。

都睜眼，都不見當下。一群的時候，叫潮流！一個的時候，是瘋子？

會否？不懂空仔胡言亂語的，把空仔當生活邊緣人；自言自語的空仔，卻看言不由心的，是生命裡的邊緣人？

會否？擁有繁複網路的，把庄腳阿嬤當生活邊緣人；單純世界的阿嬤，卻看都市裡茫的，是生命

裡的邊緣人？

會否？主流裡功成名就的，把非主流當生活邊緣人；尋著天命隱去的，卻看紅塵裡混的，是生命裡的邊緣人？

時空彈指，也許瞬變；空間多度，會否游移……誰，是真正邊緣人？

一輩子賣文具的阿公，說起他的店，還是傲然。

說是「雖然不比大都市店，但在彼當時，多少囡仔用我的紙筆，考第一名。」話當年勇的阿公，和說著「做多少、是多少」的阿嬤真像！一丁點事，做一輩子，不必鎂光燈來照，也沒得頒獎表揚。實實做過，老了，再提來講，容光還要煥發！

三叔公過世，店交長媳。阿姪說她想過加盟超商，幾次思量，決定不要。說是「裝潢彼款，人客勿敢入來開講，就害囉！」「攏是老顧客啊！慣習慣習，大家歡喜卡重要。」早當阿嬤的她，眉心一處觀音痣，愈老愈安然。

我好像懂，又好像不懂這些煥發與安然。

我只想把較大心力從成績裡分出，實實去說生命中的悲喜來去；點點試證書本裡的說法真假。風風火火的教案，沒了；確確切切的希望，升起。每年看那些從不知名的生命河裡，流啊流啊……流到眼前的孩子時，老揣著想：能一把抱起嗎？一時片刻也好。

或者能提供點什麼？

或者，也提供不了什麼。

一如兒時，阿嬤哪提供我知識理論了？全日只領我做家內雜事。我跟著阿嬤，跟著跟著，長大了、讀冊了、當老師了……偶爾生命將將陷落之際，才看見：阿嬤帶我飼雞飼鴨煮三餐的記憶，原來會一時暖上心頭，喚我清醒；阿嬤說完廖添丁說白賊七，大眠床上哄我入睡的幸福，居然能嘩地湧入百脈，拉我起身?!

或者，我也是自言自語的空仔。

但我無能傲然，也沒法鬱鬱，淨想人在邊緣，做點什麼吧！曾憤憤罵「中心再繁華，無心就是偏」的我，不見了；靜靜看著「邊緣雖寂然，有心就是人」的我，在這裡。

在這裡看著中心邊緣，看見舞台各自在。

在這裡看著各家自唱，看見原來「唱多少、是多少」!!

阿嬤說對了。

刺穿虛浮

◎阿盛

描寫一般認為的小人物的微小人生事，卻自有不落理論俗套的大器量。

對於「主流與邊緣」、「新潮與舊習」的詮釋解析，頗為深入，相當精采。有熱情的底蘊而無激憤的語詞，幽默的筆調，諷喻手法恰到好處。

人物刻畫亦甚可觀。藉由阿公、阿嬤的行事為人，帶出現代社會的虛浮人生觀價值觀；幾句庶民尋常話，便足以一針見血地刺破所謂「中心」概念之滑稽無謂。作者剖析他人同時自省，點明現行教育方式的矛盾，精準有力，確實能夠牽引讀者延伸思考。

結尾乾脆漂亮。